

宋元通鑑

第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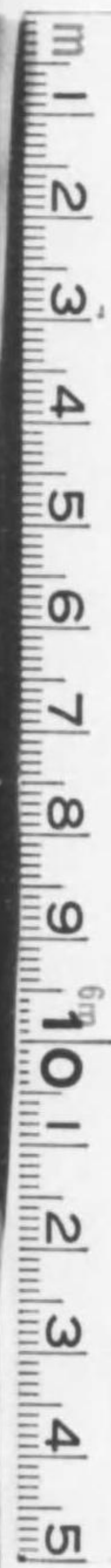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牘279

.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特279  
276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八

甲戌至丁  
凡四年

仁宗三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飢民戊  
辰詔三司鑄景祐元寶錢甲戌帝患百姓多去農  
為兵詔執政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  
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洛鎮趙等州教  
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閒田而青州

進士能劍  
者黜之百  
姓為兵者  
惡之亦弱  
徵也  
沈厚載

郝仁禹

荐講官

賈昌朝

趙希言

王宗道

楊安國

乙科得人

兵馬都監郝仁禹請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甲申以淮南飢出內藏絹二十萬代民歲輸丁亥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三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二月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萬石戊申詔麟府州賑番漢飢民三月癸未詔解州畦戶通鹽蠲其半是月賜進士諸科七百八十三

趙汴

人乙科得趙汴夏四月癸丑詔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五月辛酉出布十萬易錢糴河北軍儲丁卯禁民間織錦刺繡為服食西川歲織錦上供亦罷之癸酉詔臺諫未曾歷郡守者與郡是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六月乙卯詔州縣官非理科決罪人至斂者並奏聽裁壬申徙范仲淹知蘇州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閏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己巳常州

契丹廢后

東南水利於此不煩經費而募遊手故可行也

鬼通

無錫縣大風發屋壬午罷造玳瑁龜筒器。秋七月，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鬼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稱兵報讐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塲屋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畧耻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而邊帥秦安皆莫之知俛無所適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

齊宗矩

陳希亮

樂

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未更名曩宵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即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畧多二人導之事聞詔徙其族于房州譏察出入飢寒且歿知州陳希亮上言曰張昊事虛實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詔釋之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

荐布衣胡

阮逸

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庚申薛奎卒奎字宿藝絳州人平生剛毅守節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徃徃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不食家人

士大夫不無此念

曹皇后

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耳壬戌有星孛于張翼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癸亥王曙卒曙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初知益州復張詠之法歷官樞使方嚴簡重然喜浮圖法深自損抑齋房蔬食泊然清淨雖老不知退為歐陽修所諷而竟薦修入館人謂其得大臣體唯締交周懷政以誤寇準此則不無可議也謚文康是月以王曾為樞密使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為皇后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闕

孫沔

余靖

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丙午，熒惑犯南斗，詔曰：仍歲飢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登，方事歛穫，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者，速決之。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是月，趙元昊進毒弒其母衛慕氏，母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十一月癸丑，作大安之曲，以饗聖祖。

十二月癸酉，賜趙元昊佛經。

二年春正月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詔蔡襄寫無逸篇于屏。貶御史裏行孫沔。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盡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

以肅于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寺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范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郡縣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二月，育宗室于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戊辰，李迪罷，時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

籍劾諷事  
宜詳載

樂

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主上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為姚崇，其待我乃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並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

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剝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鐃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管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

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它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

徐復



悟頭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三  
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復字復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三月戊申，出內庫珠助三司經費。夏五月甲午，以猺獠寇雷化州，詔桂廣會兵討之。李照上言雅樂制度，既改制

悟頭

屢出內庫

李照紛更  
逐末

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鐃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鐃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大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

馮元駁是

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箏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旣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

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上用十一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矣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

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秋七月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冬十月除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庚午熒惑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

用人

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歿于道。乙未詔錄五代及諸亡國後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閣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它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

石介

杜衍

元昊敗擊廝囉

安子羅

斮羅弱而不能救

制元昊一着宋自失之

復郭皇后鄭向周敦順

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唐宗哥帶星嶺、諸城、斮羅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飢歿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斮羅僻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斮羅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斮羅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丙子、詔長吏能導民修水利、闢荒田者賞之、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郭皇后、龍圖閣學士鄭向、薦道州周敦順、召試爲將、作監

主簿、向敦順之舅氏也、二月丙辰、命官較鎮東、推官阮逸、布衣胡瑗等所定鐘律、壬戌、詔兩制禮官詳定京師士民服用居室之制、丁卯、修陝西三白渠、三月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未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優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罷推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推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

通鑑卷之八十八 宋紀 十一  
費矣。三說法者募商人入中芻粟于邊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齒也。夏四月己酉朔日當食不食。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它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

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麓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

尹洙

責杜衍責若訥皆機要之言

李紘

王質

蔡襄

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

勵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睹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

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它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待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睹時弊，口不敢論。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

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秋七月乙未，置太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旣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樂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八月己酉、頒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乙卯、月犯南斗、九月癸巳、熒惑犯南斗、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美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睹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

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匱、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匱、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參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委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

按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

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集賢校理郭稹、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十一月戊寅、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十一月丙寅、李諮卒、諮字仲詢、新喻人、舉進士、位至知樞密院、性資明達、周知世務、革濫賞、抑僥倖、慎磨勘、吏不敢欺

契丹初殿試

人以為稱職、丁卯、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

元昊併兵一路而來  
宋開五路塞府不相  
救授此又一大失着

番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四年春正月壬午詔均諸州解額 二月置赤帝像  
于宮中祈嗣 三月甲戌置天章閣侍講 夏四月  
乙巳呂夷簡上景祐法寶新錄 甲子呂夷簡王曾  
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  
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  
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  
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賄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  
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  
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

盛度不終

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  
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  
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  
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  
留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  
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黼同知院事 六月戊  
子出神武秘畧賜邊臣 秋七月丁未詔河東河北  
州郡密嚴邊備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至辟大者其  
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八月甲戌越州水  
賜被溺民家錢 冬十一月癸亥罷登萊買金場

十二月甲申、拜代忻州地震、壞民廬舍、歷死者三萬二千三百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遣使撫恤其民、賜歿傷之家錢有差、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九 起戊寅至庚辰凡二年

仁宗四

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甲辰雷丙辰以地震及雷發不時詔轉運使提舉刑獄按所部官吏除并代忻州歷歿民家去年秋糧是月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烈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

不達世務之言

思自編筴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  
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  
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邪且妖祥之  
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  
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  
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  
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  
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  
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  
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

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  
以啓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  
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睹心思  
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  
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  
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  
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  
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下寧以告陛下果能  
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忻忭旬  
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

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日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適俳優賤人宴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

間日隔日  
猶以為疎

朝盱眙方罷猶坐于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始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

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資格，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

耻

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旣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二月壬申，詔復日御前殿。三月戊戌朔，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罷，隨爲相，無所建明。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

章得象

子綜爲羣牧判官、不當以兄子綱爲代、遂皆罷。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黼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此故也。士遜與輔臣同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游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是月、賜禮部進

知人

士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得司馬光、夏四月、王博文卒、博文字仲明、濟陰人、善回文詩、位至同知樞密院、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旣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五  
定舊樂、鐘磬不經鑄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虞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罇、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竿、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六月、建州大水、賜被溺家錢、秋

八月庚辰、熒惑犯南斗、九月戊申、詔應祀事已受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是其言、趙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

李若谷

元昊窺河東

山遇

西人向化之心絕矣宋又一大失著

元吳悖文

嫖書一宜討吳母族人山喜謀殺吳并毒其母二宜討何默默也僅制奪

塞門若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上地

已乎

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十一月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徙范仲淹知越州帝每以水旱為憂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乙卯王曾卒曾字孝先益都人甫冠舉進士第一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

之志不在温飽。歷官至宰相，封沂國公，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然不免參和傳會，權定大事，而閒居獨念時為感慨，是蓋彌綸之才，軋于羣媚而未悉獲，騁健粹之氣有所難屈，而弗慊于心，以至大病，斯可憫已。先時大

葉清臣

星隕于郡，左右驚白。曾曰：後一月當自知之。如期而卒。君子謂為知命。謚文正。十二月甲子，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天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

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紀  
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齧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徙范仲淹知潤州、已卯、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韓億卒、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歷官尚書右丞、子八人、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擯拾官吏小過者、輒頽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

雖昆蟲中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卒年七十三、謚忠憲。加吐蕃唃廝囉保順節度使、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咎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春正月己酉、王隨卒、隨字子正、河陽人、舉進士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歷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陳堯佐同在中書議事  
多不合無大臣體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喜  
佛慕唐裴休之為人仍學其書然不逮也卒年七十  
六謚章惠以杜衍為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  
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為姦衍區處經畫寬其期會  
民得次第輸官比它州省錢過半帝以西戎方熾歎  
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衍薦長安布衣  
雷簡夫才器可任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條陳西  
事甚詳帝即命檢真宗召种放故事呂夷簡上言曰  
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

舉布衣  
雷簡夫

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  
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  
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寔無大過人者  
三月乙卯閱試衛士戊午賜陝西緣邊軍士緡錢  
夏四月乙丑放宮女二百七十人丁亥募民入粟  
實邊蔡齊卒謚文忠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  
綰為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方重謙退有善不伐在  
政府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以致君堯舜為心不  
屈于權貴唯厚於故舊少與徐人劉頴善頴以罪廢  
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頴卒又以女妻其子所

劉頴

舉方畧才武是年劉平乞選用首豪各守邊郡乘哨氏相敵沿邊二百里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賞於祿富者安於家授哨氏西平王以所得城邑封之

薦龐籍楊偕段少連率為名臣。五月癸巳詔近臣舉方畧才武之士。癸卯命近臣同三司議節省浮費。壬子王德用罷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初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六月壬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即議絕和問臯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

南錢似故事又絕不類

笑之是也宰相處分又安在

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士遜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

將將遠畧

太宗曰三  
道深入用  
甲卒幾萬  
何人為將  
帥何人護  
輜重表裡  
砂磧何處  
會合

上十事云  
近年之弊  
強弱兼困  
強為弱累  
中國技先  
強弩因參  
以他兵不  
能專用已  
長攻彼之  
短莫若令  
涇源環慶  
兩路訓練  
數百里間  
往來交擊  
傳矢持滿  
一發萬矢  
仍立強弩  
指揮  
又有蝦蟇

通鑑卷十九  
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  
祿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  
諭之。秋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  
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  
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  
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  
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  
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  
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  
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

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  
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  
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  
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  
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  
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  
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  
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  
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  
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

通鑑卷十九 宋紀 仁宗四

來刺心據  
上游遣使  
撫存今文  
子協和

通鑑卷九十九  
那得正兵出  
入野戰

十一  
建置并小若

夾育之言  
亦可采

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  
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  
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  
征討反以疎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  
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  
倉皇莫知所為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  
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  
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  
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  
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

康定初屯  
田貞外劉  
渙請使喻  
氏令擊元  
吳喻蜀乃  
達既見逼  
渙拜之徒  
捐金縵數  
萬可耻也

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  
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  
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  
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斡斯囉及它番部離  
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  
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是月契丹宗真迎  
其母蕭氏于慶州蕭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  
迎之以覬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  
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八月甲戌皇  
子生丙子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九月乙



卵出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夔路飢民冬  
十月甲申詔兩川饒民出劔門關者勿禁十一月  
戊子朔出內庫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  
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  
少紓吾民之歛也丁酉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  
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  
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  
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  
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  
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

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  
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  
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  
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  
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壬寅以王巖  
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庠練習故事自執政遇  
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而上奏  
曰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  
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

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

秋青

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秋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秋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

盧守勲

經畧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

种世衡

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所擒。是歲以文宣公孔聖祐從弟宗愿襲封文宣公。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有醫許希，鍼愈帝疾，拜賜已。又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爲封扁鵲爲神應侯，立祠城西。彭城人顏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以諷。在位，又致書參政蔡齊，爲言于帝，遂以宗愿襲封。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

婦誣想宋  
人作樂多  
此類

劉平石元孫死戰  
劉宜孫  
李士彬不終  
士彬部胡兵十萬延州號鐵壁相公元昊使其吏詐降士彬雍

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是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潤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

勸納之元昊以怯戰驕士彬又嚴酷馭下元昊陰誘以金帛雍中計悉殺俘梟致祭遂大入降者內應左右以弱馬韃士彬致之元昊此何略也  
郭遵言未識寇淺深而鼓以行進心敗請止保安先偵後進平

德和巡檢萬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歿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

不聽踐雪  
行數十里  
寇偽為雍  
使趣平賊  
故敗  
文彥博  
會有京師  
晝晦之災  
始遣中使  
問劉平石  
元孫家屬

取法乎下  
無策甚矣

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日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  
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  
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  
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  
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帝因劉平  
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  
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  
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  
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  
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

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  
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埃控扼要害為  
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  
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  
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有甚關係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  
窺朝廷淺深從之初李之才為孟州司法參軍時  
范雍守孟莫之知也雍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  
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至雍謫安  
州之才沿檄見之洛陽世情閑話可刪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  
始恨知之才之晚二月丁亥以夏守贊為陝西經

琦言三路  
各那一萬  
人聚于鄜  
澠渭三州

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  
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  
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  
聽辛卯月太白俱犯昴丙午改元時西事日擾括  
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  
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  
縣罪及夏稅先是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  
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  
臣庶上封章言朝政闕失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  
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

今更各益  
三萬八替  
入大掠或  
破其和市  
或招其種  
落或更築  
壘拓地招  
羌別立疆  
制以助正  
軍按其言  
揀刺土民  
以減土兵  
非廣募也  
○琦言延  
州之戰郭  
遵上馬舞  
二鐵簡與  
舞二劍賊  
格賊腦碎  
又橫大鋸

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陞  
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  
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以周敦順為洪州  
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敦順至一訊立辨邑人  
驚曰老吏不如也為政精密嚴恕務盡理道士民交  
稱之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丙子大  
風晝暝黑侵夕見東南丁丑罷大宴詔中外言闕政  
戊寅王醜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醜使河北過真  
定時曹瑋為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  
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常使人

刀暗虜陣  
至其帳而  
還凡三出  
三人殺幾  
百人詔贈  
果州刺史  
母妻諸子  
皆封拜何  
不載耶  
璿又言取  
勝必有奇  
兵若併力  
出攻則所  
向皆潰欲  
令仲淹籍  
等選奇勇  
為平羌指  
揮衣根列  
龍衛而在  
曉趨之上

以馬摧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  
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  
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  
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患醜未以為然  
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劉  
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醜始  
歎瑋之明識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  
知院事詔按察官舉才堪將帥者夏五月壬戌張  
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輦官為禁  
軍輦官攜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

兵三年更  
代厚給之  
并給馬○  
執中云自  
塞明至金  
明二百里  
須列修二  
城每城屯  
精卒千人  
招土民為  
弓箭手又  
為虛關一  
路都巡檢  
以填土彬  
之缺仍以  
兵二千為  
三塞之授  
撫熟羌而  
防新附點  
羌仍須增

移造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  
宰相得謝自士遜始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  
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贊庸怯寡方畧召  
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  
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  
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  
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  
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  
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人討臣恐承平歲

土兵漸減  
騎兵更須  
主將將臣  
使橫謀不  
及張方平

實字難言  
之矣公又  
云唐漢既  
委之以兵  
又與之以  
賦稅而不  
求速效在  
宋尤難言  
之矣張方  
平曰非賊  
能敗我我  
自取敗爾  
又曰若將

卒各盡其  
用自當有  
功皆名言  
也  
又云臨撫  
喻氏洮河  
接境令自  
為攻取使  
避用自為  
戰  
又云宜聚  
重兵于永  
興為臨制  
根本之地  
按兩渠之  
故跡間置  
屯務  
知延州嘗  
閱武部式  
見唐取人

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  
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  
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  
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  
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六月丁亥  
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壬子詔官寮罷任所過山  
險去處差軍士防送秋七月乙丑遣使以討元昊  
告契丹任賢已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

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  
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  
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  
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戊申夏  
守贊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右正言梁適等皆言  
守贊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范仲淹  
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  
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  
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  
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



皆取實  
梳倣行之

建鄜城

修諸砦

張載

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  
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  
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  
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它所減  
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永平永平等砦稍招  
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埃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  
踵歸業時張載年二十一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  
之地以書謁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由是知

楊保吉  
任福

福密出城

密部分諸

將王懷政

攻白豹城

西斷神樹

觀來路范

全攻其東

斷金湯之

路談嘉震

攻其北斷

葉市之路

王慶石全

攻其南武

學九月戊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  
戊辰以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爲副使是  
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  
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  
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  
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旣陷鄜  
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  
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衡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  
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  
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英入城門  
聞敵福以  
大將駐于  
城策應非  
浪戰也及  
捉一酋孛  
李家妹押  
送慶州與  
士人為妻  
亦大有處  
以官錢貸  
商旅使致  
之不問所  
出入  
士卒病嘗  
使一子視  
之戒以不  
愈必皆之  
有功者或

解所服金  
帶或散席  
上銀器遺  
之胡部蘇  
慕恩出侍  
姬佐酒既  
入內潛與  
姬戲即遺  
之

真隱

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  
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  
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  
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  
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為的其銀重輕如故而漸厚且小故可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  
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  
是人人能射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先是  
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  
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  
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為害至深

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  
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  
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  
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十二月癸未出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癸卯叅知政事宋綬卒綬  
字公垂趙州平棘人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  
論多所裁定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阮逸上鐘  
律制議并圖三卷是年邵雍至洛初雍居共城之  
百源山受易於李之才已而歎曰管人尚友於古而  
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

之墟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至是來游河南葵其親於伊水上遂定居焉蓬華環堵不花風雨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 起辛巳至壬午凡二年

仁宗五

晁宗慤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微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願存此一路招納隄防意自周密

其言曰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竭則民力將

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剷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

此等銳氣壯言自不可少

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元昊遣高延德還延

公嘗議改  
策云延安  
西慶州東  
中有金湯  
白豹後橋  
三寨取可  
攻之地其  
在于此留  
士兵守之  
使范全趙  
明安撫之  
通得兩路  
軍馬易為  
應援令勇  
夫身死者  
居其前如  
王信秋青  
劉拯范全  
劉貽孫煥  
建族可用

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曰仲淹與大  
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  
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  
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  
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  
如眾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  
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  
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  
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番中有叛朝廷者

策應者居  
其次如任  
守王信達  
王文王遇  
張宗武談  
嘉震王守  
恩使臣中  
可當一隊  
者恭于前  
隊如張信  
張忠郭達  
張懷忠有  
心力幹事  
者營立城  
寨如周美  
張藥李緯  
楊鄴劉康  
張張繼勛  
又云胡盧  
泉一帶蕃

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  
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  
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  
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  
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管在唐末天下恂恂  
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  
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  
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  
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大

部與明珠  
威威相接  
一處城寨  
平定更圖  
一處為據  
守之策又  
議守策云  
今神世衡  
欲于本處  
漸興田利  
今聞僅從  
萬石臣以  
為邊寨皆  
可使弓手  
土兵以守  
之因圍營  
真

通鑑卷二十一  
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  
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  
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  
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  
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  
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  
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  
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  
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  
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

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  
有血戰而歿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  
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  
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  
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晉鄭人侵  
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  
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  
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歿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歿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歿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

民皆爲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土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歿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五  
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

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



魏公自是  
失着不必  
曲爲之諱  
如魏公者  
方可不以  
成敗論

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掠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

桑懌劉肅  
戰死

任福福子  
懷亮戰死

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懌戰歿，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歿報國爾。揮四刃鍔，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歿。子懷亮亦歿之，敵乃併兵攻

武英王珪  
趙津耿傳  
死戰

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歿，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鬼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鬼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

諜報精明  
乃爾

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盱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歿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二篇。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

于瞻處置  
金塔祖此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咸謂宋庠之妄而不知為夷簡所賣也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

宋庠不終

夏竦不終

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五月宋庠鄭戩罷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六月壬辰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乙巳詔近臣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通判縣令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戊午月掩南斗是月元昊

舉邊臣

折繼閣 王世宣 王顯 王餘慶 孫吉 楊偕不終 張亢 尤論西事 云延州之 敗由諸將 自守不相 應援謀定 敵寇某所 某將為先 鋒某為奇 兵某為聲 援某出死 士某設覆 郡同巡檢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州  
寇麟府州折繼閣敗之。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夏砦砦主王世宣兵馬監押王顯歿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歿之。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奔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

谷執要 又合鄜路 取某路出 應仍潛應 旗幟為號 又云朝廷 盡力供億 而邊臣但 言兵每路 欲更增十 萬人亦不 見成功之 効又云前 條方遂施 行後令復 即衝改晉 吏有抄錄 之勞官負 無看詳之 暇

執中知陝州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埃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

出內帑以行間非廉賞也

築招安龍安砦

周美

王信

城慶州即大順城

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若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嚮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

范純祐趙明

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罷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以尹洙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洙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疆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

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間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

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不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

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

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徃徃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

數語切直  
其餘可刪

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尋以右司諫知渭州、十六月丙寅、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改元、自西方用師、帝爲盱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

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曆、詔天

下立義倉、

鹽法

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推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推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鈇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



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禁。推癸亥。詔磨勘院。凡諸路提點刑獄到闕。分功罪三等。聞奏。以待黜陟。二月乙未。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三月甲辰。詔武臣舉將才。癸丑。范仲淹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

刺義勇字

舉將才

患邊上。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辛酉。晁宗慤罷。已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

契丹乘釁

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况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未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

契丹蕭孝穆

使節

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餉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

歐陽修

王安石

呂公著

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是月、賜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得王安石、呂公著、夏四月癸亥、除范仲淹為鄜州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富弼如契丹、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為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卽真宗駐蹕之所、乙丑、罷左藏月進錢千二百緡、謂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賜縣官、尋禁銷金爲服飾、六月癸酉朔、日食、甲戌、出內藏銀紬絹三百萬助邊費、時契丹兵歷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

併樞密於中書

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秋七月丙辰、任布罷、戊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一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帝因追用弼議、命夷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大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密使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

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

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非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非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

契丹劉六符

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歎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晏殊不終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論曰晏殊在天禧間草復留丁謂制已愧劉筠天  
聖間則恐爲范仲淹忠直所累至此則又爲兩可  
之辭以黨夷簡嗟哉同叔豈亦隨世以就功名者  
乎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  
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  
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  
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  
若我擁兵而南得毋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  
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用則當以

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  
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  
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  
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  
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  
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  
二字臣以歿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  
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錢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  
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  
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李燾曰時契丹實借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夷  
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  
閏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  
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  
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  
之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  
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  
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  
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  
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

葛懷敏  
十四人

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  
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  
人歿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  
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  
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  
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  
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  
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  
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  
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

魏公云豈不思契丹  
既能使元  
吳罷兵獨  
不能使元  
吳舉兵乎  
又云近中  
書樞密院  
求一武臣  
代郭承祐  
聚議累日  
不能得

王堯臣

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歿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

滕宗諒

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歿，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



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甲申，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初，范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于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復至，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乃戚然

徵處士孫復

動色對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乃補以學職，俾月得三千錢，且授以春秋。既而辭去，舉進士不第，退居太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魯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師禮事之。時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辭焉。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之。至是，仲淹去睢陽，蓋十年餘矣。但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高德邁，而亦未遑究其所自。及石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仲淹于是偕

不懼知已

富弼薦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及至乃管日  
索遊孫秀才也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  
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  
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  
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歟爭敢  
受賞乎一日王拱辰言于帝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  
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敝中國耳帝曰不然朕所  
保者土宇生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  
出於生民邪帝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

辭得是

見亦不亂

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  
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  
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帝閔然動色  
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邪拱辰言塞且知諧之  
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舜  
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初富弼以右正言糾察在京  
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弼白呂  
夷簡請以吏付獄夷簡指其坐曰公不父居此無爲  
近名弼必得吏乃止夷簡滋不悅乃薦弼使契丹歐  
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蓋爲此也至是帝嘉弼

使事有功而拱辰諧之無亦希執政意也

夫商謂以史其則矣商謂其則矣曰公不其亦其則矣  
 所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  
 不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  
 曰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  
 不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  
 今之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其則矣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

終